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鬼神傳
第七回 惡婦毒心 陰陽昭報 柳金鬱陷 祁婦含冤

自是平卻山河，洪武登基，駕坐金鑾殿，文忠武勇，管天下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不在話下。卻說廣東廣州府屬，一人姓蘇字文顯。家有餘資，婚娶妻房孫氏孟娘，乃孫總鎮之女。妻指岳家侍父威雄，不懼天潢縱性如雷。其婦甚妒，人皆謂其女中之十惡也。自歸蘇門，並無所出。其夫蘇文顯昔日慣走江湖，乃蘇杭二州之大客也。一日蘇文顯夫婦坐下閒談，夫謂妻曰：「你我二九青春，已成姻配。今則十數餘年，亦無所出。丈夫欲納一妾，賢妻意下何如？」孟娘罵道：「汝非作夢乎？看你妻子是甚等之人。況你往往皆為蘇杭客旅，教你妻子何以為出。難道你妻子家有二夫不成？敢以逆言說個妾字，猶恐你狗命難保。」那時文顯被妻臭罵不堪，此亦無法可治。只得備辦貨物，又住蘇杭。下一日，到了杭州，貨物上了行店。不題。

卻說有一車夫，姓祁字伯岳，妾方氏。生得一男一女，女長二人，名喚柳金。男成三六，名喚閻德。伯岳貪財，將此女兒賣與蘇大客為偏室。蘇客到了杭州半載，貨物賣起，欲辦歸程。帶得柳金，回至本省。一日到家，隨帶柳金，歸見大娘。孟娘問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文顯生計謂妻曰：「此是杭州有一宦門之女。因在星家推算，那先生算其八字，乃旺夫益子之命。他日連生三子，個個皆貴。是以丈夫納之，今日帶回，即為大小。」孟娘厲聲罵道：「你兩個人今見令人可惱，難道欺壓我孫府不成。今日扭你到岳家，看你這狗頭如何張主。」其夫唯妻曰：「如此容他三年兩載，事見昭然。」那時十大高鄰，也來相勸。孟娘見十大高鄰相勸，暫息雷霆之怒。自是柳金歸到孫門，一年打罵不息。柳金只得忍耐，以待日後，想有好處，任他凌逼。一日文顯謂妻曰：「我若在家恐你爭鋒，待我出行之日，則無吵鬧。況內身懷六甲，他日若是生男，必有好處。一但放下身心且不管他。」文顯一日備齊貨物，又是出途去了，不聞家中之事。一日，到了杭州省城。且探妾岳，言及云云，說道：「自你令愛回家，幸有身胎，若是生男，他日必有顯報。」不題。且說孫氏大娘，見夫外出，觀妾身中懷孕。自思道：「鬼夫前言，說他連生三子得貴，何不奪了我的功勞。況丈夫亦不在家，自生一計。柳金即目現有身胎，捏他不正，受了私胎。此時亂棍打死，已除後患。多少是可。」自是孟娘定計，收除賤人。不知柳金性命若何？說見下文。

卻說黃必貴，乃是實學秀才。其子未得通達，每逢科考歲考，或四等或亦五等。年年用財，以安等第。只是屢有人心見人事欲不妥就去為之。此所謂一福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。丟下不講。

又說毒心孫孟娘見夫外出，即要收除祁柳金。當時喚出柳金：「你這賤人，見主人外出，汝行不法。往常丈夫在家，未曾見你有此身胎。今日主人外往，你與別人私通，致令肚腹膨脹。你只可急急說來，不然打死你這畜牲。」柳金跪下稟告：「大娘聽說因由，我主在家尚有身胎三月，主亦知之。況我亦是閨門之女，尚敢恣肆橫行，何不玷辱家門。況我出入主母亦可知之。」孟娘不由分說，手執棰棍亂打。無論毒心之婦，不存天理，將柳金打死，僕於地下。此時毒婦心可安矣。亦不許備棺收葬，屍首撇在江河，任他流往。為鄰居黃秀才覺知其事，心中甚是不忍。隨帶銀兩在身，先到大江等著。待其屍骸流出大海，僱定土工，備下棺木山地，即將柳金屍骸收拾埋葬備訖。思道：「今日此事我已為之，就是他日蘇鄰叔回來，未必專責於小弟。」卻說祁柳金被狠心大娘打死，冤魂渺渺落魄，此竟往泉台，在閻王告訴，歷出前事一遍。閻君恨怒，指定柳金三魂一魄帶往杭州府，托夫托母一夢。迎投母胎與蘇郎再結鴛鴦。此其兩世恩情，注定三子得貴。以報還前生遭虐之苦。指定一魂與毒婦孟奴役胎轉生為男，日後以雪前世之冤。指定一魂發回陽路，陰魂早上變作陽間女子，打動黃必貴春心。若是春心一動，把他恩情付去東流。若是春心不動，汝可聽他的左右護他，日後一舉成名。此事不得隱匿，若是隱匿將爾治罪無邊。

不知後事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